

論秦。

秦始皇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越  
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  
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謂巧於取齊而  
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於  
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  
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  
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  
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乞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  
遂圍邯鄲樂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

知之而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  
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  
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  
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之心而解三  
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  
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  
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  
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  
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魏  
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

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  
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  
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竭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  
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  
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銘也必以  
漸故齋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齧齒也可拔  
遂挾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  
亡幸也非數也吳為三軍迭出以肆楚二年而入郢  
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  
出以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

謝玄宰之之派乎吾以是知二季之一律也始皇幸  
勝而望不幸耳

論魯隱公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稱也公子量請殺桓公公曰  
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鞶  
反諸公于桓而使賊弑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  
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非  
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約之信史隱攝而桓弑  
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  
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

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  
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  
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  
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無  
社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  
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  
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  
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  
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  
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國臣曰

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  
敢告康子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  
自秦漢以來不修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曰惟女  
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  
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  
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  
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皇后魏胡武靈唐武  
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  
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則攝主何  
為而不可信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

之子孫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已  
以聽冢宰三年何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  
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從設一作冢宰若太子未生  
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  
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  
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  
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  
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  
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為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  
待後世之君子

論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殺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塗之人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柔之二世欲殺

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吾獨表而出之為萬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所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况其所噬鬻者歟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常詣司馬師師有密

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  
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醜之王允之後王敦夜飲辭醉  
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  
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視之見允之卧吐中乃已  
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  
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孝斯  
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  
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論管仲。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

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尚有讐  
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  
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摠  
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夫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  
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  
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  
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二歸之病而國有六  
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  
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

秋以下史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又  
得八人焉皆反是以為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  
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天  
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  
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篡弒之疑蓋  
若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為卿  
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  
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  
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  
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

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謂此七人者皆失於不  
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  
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煩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  
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  
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  
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中國不亂符堅不伐晉雖有慕容  
垂不敢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  
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  
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  
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言



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下下無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卧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或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議而殺李君羨武后亦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以矣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故凡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為口實以鄧之微無救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

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為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論孔子。

魯定公十二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邠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

賈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賈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  
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  
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  
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  
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  
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後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  
亡季氏之忌克侵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  
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  
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  
能違孔子也以為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

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亦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  
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  
孔子盍姑脩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  
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  
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  
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  
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  
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  
而莫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  
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子也孔子以羈旅之臣

得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  
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  
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  
用於齊也父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  
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  
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  
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  
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  
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吾孔子實  
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父矣子之伐之

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  
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  
之備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與  
也皇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  
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  
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  
矣此孔子之意也

論周東遷

太史公口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  
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雒陽

我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  
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顧  
王之神靈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  
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  
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  
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  
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乎平  
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桀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  
也復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

後王之敗亦不減周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  
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  
不鬻田宅之効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  
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  
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  
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  
有不亡雖不即亡未不能復振者也春秋之時楚大  
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焉  
賈白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  
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瓦

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二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  
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  
都若弘備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  
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  
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  
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  
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  
脩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  
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志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  
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  
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  
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吾故曰周  
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論范蠡伍子胥大夫種

越既滅吳范蠡以為勾踐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  
難不可與同安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  
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  
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  
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  
寶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

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  
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踐有大度能始終  
用蠶亦非清淨無為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蠶亦  
鳥喙者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  
為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  
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  
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其富貴而詘於人寧貧  
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  
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范蠡之  
一者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蘇子曰

子胥種蠶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  
覆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為子胥之罪以  
不強諫勾踐而棲之會稽為種蠶之過雄聞古有三  
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  
為人臣交淺者言之如宮之竒洩治乃可耳至如子  
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  
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不  
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屍發其至痛無  
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怒之雄獨非人子乎  
至於藉館闔閭與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困於

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為一言

論商鞅。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

功也自漢以來學者耻言商鞅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敗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數本力穡之効非鞅流血刺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之言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

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滂則秋旱不加賦而上  
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  
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  
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  
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  
舜禹湯世主之父師也諫臣弼士世主之藥石也恭  
敬慈儉勤勞憂憂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  
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弘羊之  
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以  
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身心而不悟也世

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  
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之  
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  
不幸哉而吾獨何為効之世之服寒食散者皆嘔血  
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  
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 論封建。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  
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斯  
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



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雖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

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此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又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

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則  
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  
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  
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  
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釐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  
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  
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  
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  
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與故吾以李斯始

白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論始皇漢宣李斯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  
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  
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送道病  
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  
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  
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  
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  
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

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  
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  
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  
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  
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  
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  
號良善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徵必亡之禍哉然世主  
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  
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頌之禍彼自以為聰明  
人傑也奴僕黨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

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  
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  
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  
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就誅而復請之則  
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  
呼秦之失道有自来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  
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  
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  
止鞅自以為較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  
舍然後知為法之激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

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  
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法令之  
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  
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  
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  
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  
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  
自發焉良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  
不以彼易此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  
師傅積威信之刺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

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寘刑今至  
人矯殺其太子而下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  
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  
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  
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詐  
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  
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  
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暴  
於殺者

漢用陳平計間竦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

謀主矣義帝之有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之義帝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入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

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  
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有而  
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  
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  
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  
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  
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論好德錫之福。

昔聖人既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萬世而常行  
也故為之大中之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無所不及

是之謂皇極極之於人也猶方之有矩也猶圓之有  
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賢  
者俛而就之愚者跂而及之聖人以為俛與跂者皆  
非其自然而猶有以彊之者故於皇極之中又為之  
言曰苟有過與不及而要其然可以歸皇極之道者  
是皇極而已矣故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  
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悲天下  
有為善之心而不得為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  
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為之言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  
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

如此其廣也其誘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於罪戾如  
此其勤且備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實而自言曰予  
做好德聖人以為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祿之  
天下之為善而未協于中也則受而教誨之又恐夫  
民之愚而不我從也故遜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  
而不從然後知其終不可以教誨矣故又為之言曰  
凡厥正人既富方殺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  
其幸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教且夫其  
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於皇極之道而上之人  
不誘而教誨之也故曰予做好德汝則錫之福其終

也恐天下之以虛言而求其爵祿也故曰予其無好  
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教蓋聖人之用心憂其始  
之不幸而懼其終之至於僥倖也故其言如此之詳  
備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極之中有付小  
人之道不協于極而猶受之至於待君子之道何其  
貴之深也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  
惡而後可以合於皇極然則先王御天下之術蓋用  
此歟

論鄭伯克段于鄆隱元年。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

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  
圍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逐如齊而夫婦  
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鄆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  
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  
尤為深且遠也且夫蒯聵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  
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  
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  
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之不去世子者是  
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  
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牛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

之手夫子以為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不  
以濟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道如齊言其禮自公  
作也段之禍生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  
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庠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  
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  
之據京城取廩廼以為已色雖舜復生不能全兄弟  
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  
以為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  
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  
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



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賊段而甚鄭伯也子鄔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宜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已久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美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毋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美而又區區於當國內外之言是何思之下遠也左氏以為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就鄭伯譏夫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自取焉

論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美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寬且恕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枋者誰也受泰山之枋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之枋而入之然則為桓公者不亦難乎夫子知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枋又曰庚寅我入枋入枋云者見魯之果入

秦山之初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桓  
元年書曰鄭伯入壁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  
初之入魯也書魯之入初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  
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初庚寅我入初見  
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壁假許田者見鄭  
之來請不見魯之與之也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  
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  
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秋者  
觀其文之所嚮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  
之也公羊曰曷為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魯之  
私魯也

論取部大鼎于宋桓二年。

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倖  
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  
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  
弱者無所畏乎強匹夫懷璧而子棄之君莫之敢取  
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強有力者

制其子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公諸侯之心孔子慨然歎曰父美諸侯之志行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後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齊挈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不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為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郟故書曰郟鼎郟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後世有王者

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郟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為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噐是召天下之爭也楚王求鼎於周王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噐讎楚也鼎入宋而為宋入魯而為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郟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為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滅哀伯之諫愚於公羊有取焉曰噐從名

地後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郟鼎至於地之  
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論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桓三年。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晉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敢試  
論之謹按桓三年書齊侯衛侯晉命于蒲說春秋者  
鈞曰近正所謂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  
而信約言而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國之君誠  
信協同約言而會可謂近古之正者已何以言之春  
秋之時諸侯競騫爭奪日尋拂違王命糜爛生聚前  
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魯何正之尚也觀二國之君

晉命于蒲自時厥後不相侵伐豈與夫前日之和好  
後日之戰攻者班也故聖人於春秋止一書晉命而  
已荀卿謂之善者取諸此也然則齊也衛也聖人果  
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譏爾曷譏爾譏其非正也周禮  
大宗伯掌六禮以諸侯見王為文乃有春朝夏宗秋  
覲冬遇時會衆同之法言諸侯非此六禮罔得踰境  
而出矣不識齊衛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  
相命而出耶或以秋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出  
耶或以時會相命而出耶衆同相命而出耶非春  
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而出則私相為會耳私

相為會匹夫之舉也以匹夫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乎宜乎聖人大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而聖人之意豈獨誅齊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荀卿不原聖人書經之法而徒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齊命失之遠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之賢者固亦鮮矣奚待於齊衛之君而善其齊命耶信斯言也則姦人得以勸也未嘗聞聖人作春秋而勸姦人也

論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信八年。

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折之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

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為妻也蓋聘于楚而脅于齊勝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賤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二家之說左氏踈矣夫夫人與公一體也有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謚配公夫人以謚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蓋有既葬稱謚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而末有不稱謚而稱夫人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以信於後世以齊楚之疆齊能脅魯使以其媵女為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為妾哉此甚可怪也且夫成風之為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為非正而不可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不稱謚而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况乎禘周公而用致焉則其罪固已不容於貶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論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文六年。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為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有餼羊者存焉夫子

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饋  
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為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  
穀梁傳曰閏日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  
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以真幸之之  
詞而為甚之之詞宜其為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  
諸侯之冊為告朔聽政者以為天歟為民歟天無是  
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  
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  
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  
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

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  
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  
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  
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  
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  
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而杜預以為雖朝  
于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  
通矣

論用郊成十七年。

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

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春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者春秋之所以求信於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為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郊之書於春秋者其類有三書卜郊不從乃免牲者譏卜常祀而不譏郊也屬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譏郊之

不時而不譏郊也非卜常祀非養牲之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于太廟者為致夫人而書也有事于太廟者為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故曰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記郊之變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室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也杜預以為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後郊者皆無取焉



論會于澶淵宋災故襄三十年。

春秋之時忠信之道缺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夫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宗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至於踈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信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為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焉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皆以深譏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其

所以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不書宋晉之亂諸侯將討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焉不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諸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為君子仁人之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為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公羊傳曰會未有言其得為者此言其所為何

錄伯姬也且春秋為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  
為人之死錄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不言  
吳故則無以見其為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  
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  
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  
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論黑肱以濫來奔昭三十一年。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  
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  
若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

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汙君也鄭伯以璧假  
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  
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莒  
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  
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  
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於庶其  
牟夷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  
君為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之以重辱  
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  
國叛亡之臣與之為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

故於三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膏  
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  
矣且夫春秋豈為穿窬盜竊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  
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不  
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  
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  
公羊之說最為踈謬以為叔術之後而通濫於下  
故不繫黑肱於邾嗚呼誰謂孔子而賢叔術耶蓋嘗  
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者若樂盈之不繫于晉歟  
樂盈既奔齊而還入曲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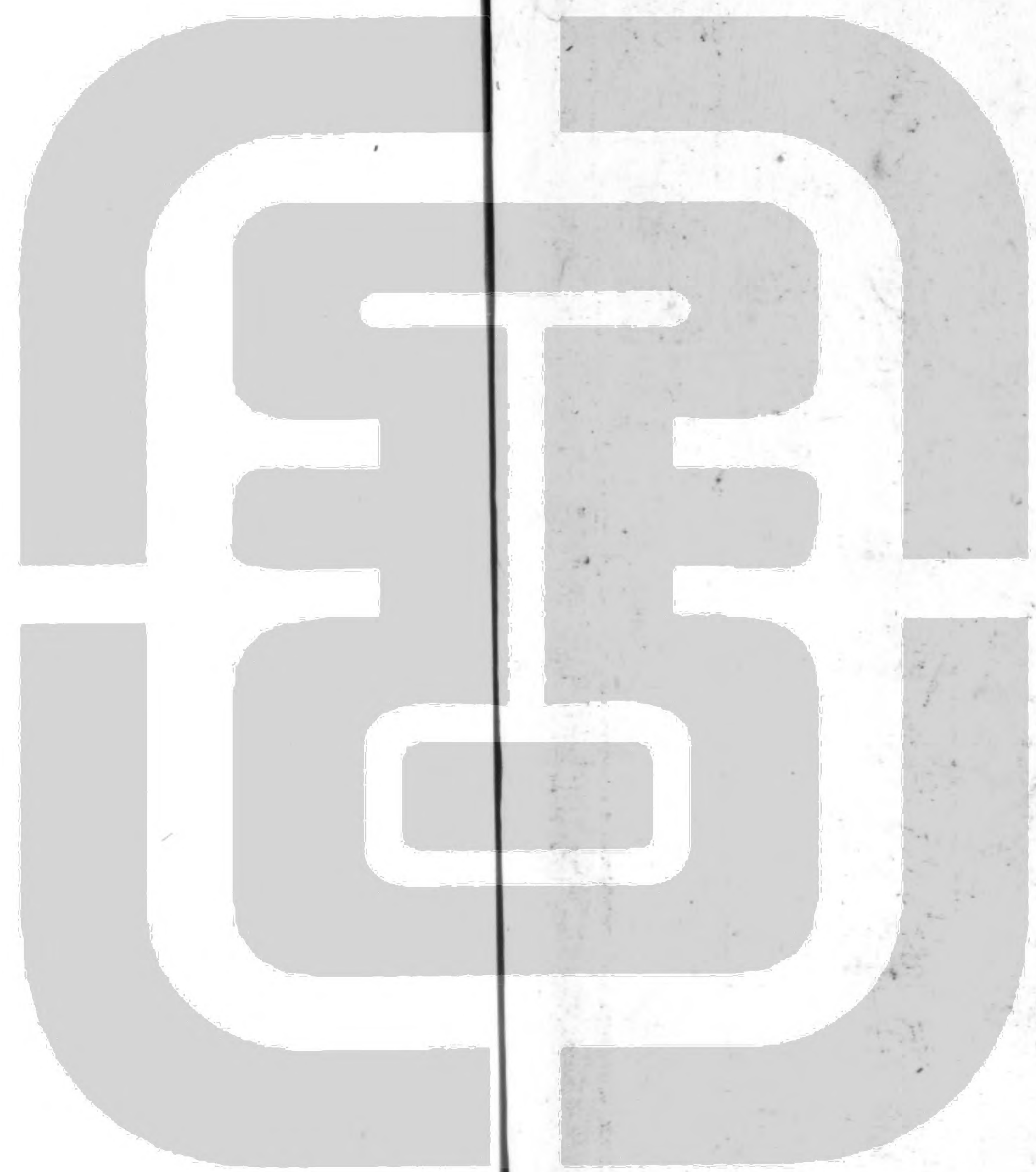
論春秋變周之文何休解。

黑肱或者既絕于邾而歸竊其邑以叛歟當時之簡  
牘既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  
歟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所  
封也此尤迂闊而不可用矣

二家之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為多而何休又從而  
成之後之言春秋者然周王魯之學與夫讖諱之  
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  
之愚以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春秋變周之  
文後周之實者皆出於何休也

來朝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休曰質家親親故先滕  
侯而加錄齊侯之母而且夫親親者周道也先宗盟  
而後異姓者周制也鄭忽出奔衛公羊傳曰忽何以  
名春秋他子男一也詞無所賤何休曰高爵三等春  
秋變周五等之爵而後焉記曰諸侯失地名而文十  
二年邠伯來奔公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詞也忽之  
出奔其為失國豈不甚明而春秋獨無貶哉雖然公  
羊何為而為此說也春秋未踰年之君皆稱子而忽  
獨不然此公羊之所以為此說也且春秋之書夫豈  
一緊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會書曰及宋公衛

侯燕人戰鄭忽外之無黨內之無黨一夫作難奔走  
無告鄭人賤之故赴以名書曰鄭忽出奔衛衛侯未  
踰年之君也鄭忽亦未踰年之君也因其自侯而侯  
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變常而示譏也且夫以  
例而求春秋者乃愚儒之事也孔子以夏之時乘殷  
之輅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此觀之  
夫子皆有取於三代而周居多焉况乎採周公之集  
以作春秋而曰變周之文者吾不信也



卷之四